

人生第一場昆曲

先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有眾多名銜，除了做學問研究戲曲，他還寫過許多東京昆劇本。曾先生把寫戲作為學問來對待，他先從一千多年前東晉開始尋找梁祝故事的起源，直至中唐、晚唐、宋徽宗，把人物、故事、殉情、同塚、化蝶，都找到了

全部滿座，要不是在香港就託了朋友代訂戲票，真可能看不上。「國光」劇團在京演出並不多，竟已經留下戲票，有了新擁戴者。

戲曲有不少新編劇目，昆曲可不多，現代編劇家不敢觸碰，光是格律就已經太難。昆曲《梁祝》的動意來自十年前，「國光劇團」想有一台新編昆曲，選中「梁祝」。《梁祝》有很多版本，除鋼琴協奏曲外各種地方劇目幾乎都演過。一九六三年李翰祥拍成《梁祝》，黃梅調電影，樂蒂、凌波主演，造成港台空前轟動，兩位女主角的風頭媲美美國總統連動。不久前，八十多歲的凌波來香港參加一個演唱會，不唱一曲《遠山含笑》就下不了台。

這一齣新編昆曲的編劇是台灣學者曾永義先生，曾先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有眾多名銜，除了做學問研究戲曲，他還寫過許多東京昆劇本。曾先生把寫戲作為學問來對待，他先從一千多年前東晉開始尋找梁祝故事的起源，直至中唐、晚唐、宋徽宗，把人物、故事、殉情、同塚、化蝶，都找到了

導演是台灣著名戲曲鬼才導演，被曾先生譽為有「超人洞燭之力」的李小平，舞台簡潔乾淨，他說要把舞台留給演員。英台逼嫁一折，紅色的喜帳是京劇的典型風景，妙在一翻，背面已是白幡，把喜中喻悲體現得十分貼切，確是高手。演員是台灣的小生溫宇航和北昆的旦角魏春榮，一個溫文爾雅，一個靚麗甜美，天作之合。此劇二零零四年在台北首演，十九天前已預售一空，次年到上海、杭州，杭州那一場，謝幕時上千觀眾起立鼓掌數分之久。這次的北京之行籌劃了三年，又一次征服京城觀眾。此劇宣傳詞是「帶你去看人生第一場昆曲」，這一看，就愛上了，直至一生。

雙城記

何冀平

為了看台灣「國光劇團」在北京上演新編昆曲《梁祝》，我回程拖延了一日。尚未走進國家大劇院的門，已經擁上來很多票販，「要票嗎？」他們大膽了很多，以前是問「要退票嗎？」我有戲票，還是問了一聲「有昆曲票嗎？」票販愣了一下，說去找，他們的關注不會在昆曲上。戲劇場裡全部滿座，要不是在香港就託了朋友代訂戲票，真可能看不上。「國光」劇團在京演出並不多，竟已經留下戲票，有了新擁戴者。

戲曲有不少新編劇目，昆曲可不多，現代編劇家不敢觸碰，光是格律就已經太難。昆曲《梁祝》的動意來自十年前，「國光劇團」想有一台新編昆曲，選中「梁祝」。《梁祝》有很多版本，除鋼琴協奏曲外各種地方劇目幾乎都演過。一九六三年李翰祥拍成《梁祝》，黃梅調電影，樂蒂、凌波主演，造成港台空前轟動，兩位女主角的風頭媲美美國總統連動。不久前，八十多歲的凌波來香港參加一個演唱會，不唱一曲《遠山含笑》就下不了台。

這一齣新編昆曲的編劇是台灣學者曾永義先生，曾先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有眾多名銜，除了做學問研究戲曲，他還寫過許多東京昆劇本。曾先生把寫戲作為學問來對待，他先從一千多年前東晉開始尋找梁祝故事的起源，直至中唐、晚唐、宋徽宗，把人物、故事、殉情、同塚、化蝶，都找到了

導演是台灣著名戲曲鬼才導演，被曾先生譽為有「超人洞燭之力」的李小平，舞台簡潔乾淨，他說要把舞台留給演員。英台逼嫁一折，紅色的喜帳是京劇的典型風景，妙在一翻，背面已是白幡，把喜中喻悲體現得十分貼切，確是高手。演員是台灣的小生溫宇航和北昆的旦角魏春榮，一個溫文爾雅，一個靚麗甜美，天作之合。此劇二零零四年在台北首演，十九天前已預售一空，次年到上海、杭州，杭州那一場，謝幕時上千觀眾起立鼓掌數分之久。這次的北京之行籌劃了三年，又一次征服京城觀眾。此劇宣傳詞是「帶你去看人生第一場昆曲」，這一看，就愛上了，直至一生。



原本由聖羅蘭親自點名成為繼任人的Alber，站在YSL三字母下面，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名牌褪色 設計師退場

除「Albert Elbaz宣佈離開Lanvin，在他之前，Alexander Wang 亦宣佈離開Balenciaga，Raf Simons 也在毫無預警下宣佈與Dior終止關係。問題並不出在設計師身上，不關母公司全人刁難。市面生意不靖，這低潮屬全球性，也非單一品牌經營出問題。奢奢侈品沸沸揚揚過去多年漸次明日黃花，這種全球現象，就是一度成為名牌支撐者的中國也不看好，大家心中自有數，不能開源也盡量節流，以免全軍覆沒，一度羅致著名設計師出任總監的現象，也漸漸冷卻。

Lanvin背後控股股東台灣出版家族王效蘭與Alber關係從來都好，始自二零零一年，以新穎設計方向及手法，為Jeanne Lanvin百年前創辦的品牌，帶出新風貌，一度震撼整個時裝界。一九九八年成為聖羅蘭設計總監，被公認為接班人，隨後公司被Gucci買下，當年Gucci設計總監Tom Ford隨即上任。幾年後Alber被羅致進入Lanvin，一做十四年，成績斐然。反而Tom Ford未幾離開Gucci，Alber當時也離開了聖羅蘭。出生摩洛哥Casablanca猶太人家庭，前往以色列接受教育，輾轉來到巴黎闖天下，成績斐然，有目共睹。時間會變，一度擁有魔術手似的Albert Elbaz將時裝設計玩耍得出神化，時光荏苒，他的奇蹟漸次減，Lanvin的新系列猶如其他著名品牌的光芒同樣失色。我們面對的不是哪個設計師離職，哪個設計師走馬上任，而是將會有些一度風光的品牌如何走下坡，漸次消失！

此山中

鄧達智

看到的宣傳稿是這樣寫的：「明珠台製作的時尚品酒節目《酒遍全世界》十三集，由十一月十一日起，逢星期三晚上九時播出，再度由亞洲首位葡萄酒大師李志延和著名演員暨模特兒Anthony Sanderson主持，帶領觀眾探索葡萄酒的「新世界」新西蘭……」

閒話葡萄酒

興國

我不曾看過第一季，但第二季選在中國「光棍節」播出，而且介紹新西蘭葡萄酒，吸引了我的興趣。因為新西蘭是我二十多年前身為光棍時去過，當時吃的食物多數是河鮮和海產，所以喝的葡萄酒都是白酒。後來我發覺，新西蘭的白酒，當時的價格都相對地貴。那時我對葡萄酒還不認識，貴嘛，想來是品質相對優異了。如今對葡萄酒認識比較深，發覺當年的無知判斷，原來並沒有全錯。

閒話葡萄酒

看了第一集，才知道原來這位李志延，是位女士，葡萄酒專業知識確實豐富。我認識的朋友之中，也有位女士，就是為了認識葡萄酒，真的去學專業的知識，從購買一個箱子內的幾十種花香和咖啡香、皮革香等的小瓶子，日開夜開，終於完全可以聞一聞就知道酒內含有多少種和什麼香氣。

這樣的專業知識，我是不具備的，相信大多數喜歡飲葡萄酒的人也不具備。大多數人，都是憑感覺，來判斷自己喜歡哪一款葡萄酒配搭何種食物而已。當然，法國最著名紅酒，喝第一口時就一定會讚賞不已的。至於名酒和名酒之間有何差異，同一種酒因為年份不同，差別有多大，差異性在什麼地方，就「莫衷臬」了。

西方人多數認為，很多紅酒搭配芝士是極佳的美味。雖然我也喜歡吃芝士，但在我的飲食經驗裡，卻發覺紅酒配咱們中國的皮蛋，是絕配，特別是將皮蛋放在極少油的鍋裡煎上一煎，再灑些蔥花，吃一口，喝一啖紅酒，都會感覺美好得很。如果不憑感覺，那就絕對需要專業知識了，而專業知識的具備，必須會英文和法文，甚至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因為如今的葡萄酒，已經「酒遍全世界」，不專屬單一國家了。

梔子花香

夜晚散步歸來，簡單收拾了一下房間，和往常一樣走進臥室，按亮檯燈，準備和衣靠在床上，閱讀一本剛收到的散文集。這時候，一股若有若無的香氣淡淡襲來，擦擦着人的心緒。這香氣來得突然，讓人不曾防備。下午，我還在打掃房間，把一些不需要的東西重新整理，有的清除，有的抱到室外，然後用抹布將整個傢具擦拭一新，臥室裡除了清新的空氣，再沒什麼異常的氣味了。

那時窗戶還打開着，窗紗也已結成花結，如天幕一樣地分列，肅穆而懸。無遮無欄的窗上，透明的玻璃投來藍天白雲的景象。直至漸近黃昏，夜晚來臨，關閉的窗簾悄然罩着燈光的波痕，時光優雅沉寂。驀然地，花香襲來，竟全然不知飄然所至的位置，它所附屬的植物類別。我在臥室裡轉着，目光賡尋，試圖找出這縷氣息的來源，尋了半天，香味的源頭仍無處可循。但分明，這股香就在身邊，彷彿嫵媚的蝴蝶，挾着翅膀上的脂肪，不離不棄地跟隨着我。牠翩躚着，降落在我的肩頭，搖動芬芳，動人心旌，卻不讓你去了解、去發現，哪怕對牠抱有千般的愛意，萬般的歡愉。

我不喜歡在房間裡噴灑東西，哪怕對女人來說最為鍾情的香水，一切與味道有關的氣息出現在臥室，都會引起一次難捱的不眠。所以這縷香，絕對不是來自香水香囊之類，而是來自能夠產生香氣的自然的物質。是窗外植物生發的花香吧？

是白天閉合、夜晚開放的夜來香的氣息，來自從鄰家愛花人的陽台，或許是。

一邊這樣想着，一邊在夜色裡使勁地吸聞，愈是吸聞，愈是發覺出花香的奇異。它不糾纏，卻能隱約而至。這樣的花香，在這美好的夜色裡，和時光一樣珍稀，不可辜負。若不辜負，不讀點書怎麼可以？於是再次打開明亮的壁燈，試圖從高擱在床頭櫃上的書籍中抽出一本。這一抽，擱起的重心一下子偏移，「嘩」的一聲，一本厚厚的藍皮日記掉在地上，凌亂的紙頁裡，赫然滑出幾朵潔白的小花。

啊，是梔子花啊，原來這是梔子的花香！我高興地跳了起來，為自己的發現忘乎所以。我清楚地記得，它是我從南方出差帶回的。這梔子花的花瓣極大，花不綻一朵，為的是能夠將它們挽成一束，只是現在已不再以花束的形式簇在一起了，由於紙頁的合力和重壓，花瓣已變得扁平，就像幾枚精緻的植物標本一樣，在夜晚的燈光下優雅地舒展，靜靜地散發出為人所知的芳香。

這無意中製作的「標本」，是我今年七月去來安出差時，從村民家的梔子樹上採摘的，經過一路顛簸，花瓣有點枯萎，花瓣的邊沿已變成淺褐色，只好把它們夾進書中，裝進塞滿衣裳的旅行箱裡。數日後的今天我收拾行李，把外面的包裝打開，將箱中的書擱於床前，然後忙着處理其他的瑣事，有關這些可愛的花朵事宜，便被我一渾然遺忘了。

誰曾想，這小小的梔子花朵，隨車馳奔千里，竟然能夠在我的房間裡，仍然暗香流溢，沁人心脾，可見它的花香濃烈已達到極致。

梔子，是一種夏季開花的植物，梔子花，便是從這種植物上生長出來的，它以花的芳香潔白、葉色常綠而得到人們的喜愛。在安徽來安的長山村，幾乎家家戶戶院子裡都種植着花卉，門前栽種梔子更是普遍的現象。這裡的人們非常喜歡具有香氣的植物，他們不光喜歡種梔子花，還喜歡種白蘭花、金銀花。

梔子花在南方、北方都有栽種，但更常見的是在雨水豐沛、氣候溫潤的南方。北方人家種梔子花，大多是種在大小不一的泥盆裡，而南方人種梔子花，卻可以種在大門外、院落中，甚至田間地頭上。南方栽種的梔子植株大，花期長，在這裡，我就曾看到過一株兩米多高的梔子樹，枝高葉密，主枝粗如碗口，走近樹旁，香氣撲鼻。聽梔子花樹的主人說，這棵花已經栽種了二十多年了。

花是一種美好的寄子，是興旺富貴的標識，對花卉的一貫種植和喜愛，也是我國的傳統文化。許多年前我種過幾次梔子花，由於北方氣候不適等原因，難以很好地養護，栽種不久便出現黃化病、葉斑病，使一盆盆原本潔白如玉盛開着的梔子花不久死去，傷心之餘，從此再也不去種它。可我還是喜歡梔子花，喜歡它的潔白芳香，喜歡它的小家碧玉般溫婉的氣質，每每看見梔子花開，我都會暗自驚喜。

初到長山村，首次發現梔子花是在村民李艷的家裡，她家的樓房有兩層，樓下的院子過於寬敞，空着可惜，就都種下了植物，一半為果蔬之地，一半葎草養花。果蔬之地又有南北之分，北

翠袖乾坤

文潔華

美國人報道巴黎突襲事件，有切膚之痛，因而新聞鋪天蓋地。其中關心的問題自然是美國是否為下一個突襲目標。誰知道？又或怎麼不會？

古今談

范舉

最近，到了灣仔電腦城購買電子產品。我到商場之後，打開互聯網信息，說這個商場的某某號碼的店舖，有一種聯想手機最便宜，為兩千零二十港元，於是前去購買。店員說，這款產品剛剛銷售光了，今日沒有貨，明天有貨，你先行付款，明日可以取貨。這其實是一個騙術。到了明日，一樣沒有貨，店員就會進行游說，說這商品有什麼不好，你不如買另外品牌的手機。在這種情況下，你不想繼續等下期等下去，結果買了其他的產品，但價格比較其他店舖貴三四百元，事後大呼上當。

魔

報恐怖份子炸彈襲身，被法警包圍時高呼「真主萬歲」。「聖戰」給予準備殉道者無比之力，那份沉重感推毀了受害者的足球迷、樂迷和食客，死難者在輕鬆和亢奮中不知不覺走向死亡。試想想他們在死亡的一天早上，還是輕快地過日子，不知道死之將至。

有人將「伊斯蘭國」譬喻為癌細胞，誘因為荒謬性的流亡，聚合而組成了毒瘤，其威嚇力未被評估。這譬喻還有更深層的涵意。朋友是病理學家，談癌色變。他跟我說他見過自己母親癌症手術後，從身上割出的毒瘤。「顯微鏡下，癌細胞看來真的十分可怕啊！鏡頭下那堆細胞像在我說話時，忽然變成，窮兇極惡，有時又活動着伸張，像變形電影。」這位科學家愈說愈緊張，甚至冒汗，就像在說：「我看見惡魔。」

難怪人們常愛跟美人在一起，認為好看的人都是善良的，醜怪的人受了詛咒。因而心靈也是扭曲的，道德總有些問題。而「鐘樓駝俠」會被打壓，女兒吃飯留下飯粒會被警告，說小女嫁個豆皮威眼的老公。我倒不擔心長得不好看的人不道德，仗義每多外表像「屠狗輩」的人；卻怕美麗表皮的內在毒瘤，壞事情在蔓延、擴散且傳染。

病理學家的話有很多提醒，包括對惡毒的力量不是逃避，而是要勇敢面對，了解它歪斜的結構，認知產生它的源頭。假若不能將之同化或瓦解，便得一舉殲滅。自然療法談協商、共處、不挑撥、不激化，但對習已成魔的恐怖分子，不共戴天。

魔

難怪人們常愛跟美人在一起，認為好看的人都是善良的，醜怪的人受了詛咒。因而心靈也是扭曲的，道德總有些問題。而「鐘樓駝俠」會被打壓，女兒吃飯留下飯粒會被警告，說小女嫁個豆皮威眼的老公。我倒不擔心長得不好看的人不道德，仗義每多外表像「屠狗輩」的人；卻怕美麗表皮的內在毒瘤，壞事情在蔓延、擴散且傳染。

病理學家的話有很多提醒，包括對惡毒的力量不是逃避，而是要勇敢面對，了解它歪斜的結構，認知產生它的源頭。假若不能將之同化或瓦解，便得一舉殲滅。自然療法談協商、共處、不挑撥、不激化，但對習已成魔的恐怖分子，不共戴天。

客服回答：「我們肯定不會洩露信息的，我覺得你最好把電腦殺一下毒吧！」消費者再次查驗了電話號碼，發現這個號碼歸屬地竟然是福建龍岩。這說明內地的黑客和木馬程式相當猖獗。有任何人用其他的方式求你和他聯絡，他付款給你，其實是要騙取你的付款的賬號和密碼。所以，絕對不要上當，一定要通過正規網站和正規流程進行網購。

現在是互聯網的時代，也是黑客橫行霸道的時代。內地公安部如果不嚴厲打擊這些網上騙案，將會大大損害中國電子商貿的聲譽。

百花齊放的音樂劇

小蝶

香港的音樂劇在近年發展非常迅速。當我在美國唸書時，便被這種香港當時並不流行的表演藝術深深吸引著，好像還曾信誓旦旦地跟自己說要在返港後將這種劇種發揚光大。幸而我跟自己起的誓實在太多，所以即使沒有實踐這個諾言我也不太記得起來。

原來香港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喜歡音樂劇，不過他們身體力行地創作起來。有的創作音樂，有的填詞，有的做歌唱演員，有的編劇。劇本……一同創作一些與話劇不同的表演類型出來。在這十多年中，音樂劇的製作如雨後春筍，百花齊放。有愛情的、有溫情的、有勵志的、有悲劇的；有大型製作，也有小型演出；有原創的，也有翻譯外國音樂劇的，恍若百貨公司的貨品般任君選擇。當然，這些製作與任何產品一樣，都是良莠不齊的。很多改編自外國經典的音樂劇只要找到優秀的導演、演員和設計師，在舞台上的成績總也不會太差。經典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就是因為它們自有很多優異的地方勝於其他作品，而且經得起不同時代的考驗。例如《貝隆夫人》的《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反過來說，香港原創音樂劇搬上舞台則是一件較冒險的事情，因為當中不肯定的變數實在太多。例如在未上演前，大家都會擔心音樂會否為香港觀眾所喜？歌詞的水準如何，觀眾聽得清楚嗎？舞蹈又怎樣呢？沒有百老匯其他演出的參考，編舞的成績如何呢？還有，那些都是全新的歌曲，演員駕馭得來嗎？導演呢？他們又怎樣演繹一個他們從未看過的音樂劇呢？

我相信香港有些原創音樂劇通過了這些測試，因為我見到有些製作很受歡迎，有機會重演，甚至一再重演。可惜的是，有更多的創作音樂劇是失敗的。那些曾經演出不少人的心血和時間創作出來的歌和舞就只有在演出的那短短數場時間呈現人前，之後便因沒有為觀眾所欣賞而不獲重演機會。它們的生命就像曇花一樣，稍縱即逝，從此只成為劇團「過往製作」名單的一個名字而已。

蝴蝶影

小蝶

當我在美國唸書時，便被這種香港當時並不流行的表演藝術深深吸引著，好像還曾信誓旦旦地跟自己說要在返港後將這種劇種發揚光大。幸而我跟自己起的誓實在太多，所以即使沒有實踐這個諾言我也不太記得起來。

反過來說，香港原創音樂劇搬上舞台則是一件較冒險的事情，因為當中不肯定的變數實在太多。例如在未上演前，大家都會擔心音樂會否為香港觀眾所喜？歌詞的水準如何，觀眾聽得清楚嗎？舞蹈又怎樣呢？沒有百老匯其他演出的參考，編舞的成績如何呢？還有，那些都是全新的歌曲，演員駕馭得來嗎？導演呢？他們又怎樣演繹一個他們從未看過的音樂劇呢？

我相信香港有些原創音樂劇通過了這些測試，因為我見到有些製作很受歡迎，有機會重演，甚至一再重演。可惜的是，有更多的創作音樂劇是失敗的。那些曾經演出不少人的心血和時間創作出來的歌和舞就只有在演出的那短短數場時間呈現人前，之後便因沒有為觀眾所欣賞而不獲重演機會。它們的生命就像曇花一樣，稍縱即逝，從此只成為劇團「過往製作」名單的一個名字而已。